

# 《品质》

作者:高尔斯华绥

1. 我很年轻时就认识他了，因为他承做我父亲的靴子。他和他哥哥合开一家店，店房有两间打通的铺面，开设在一条横街上——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2.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定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说那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而被退出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像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好像也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工艺。

3.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4.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5.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

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瘦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哥哥了。

6. 一个人年纪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于赊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决不赊格拉兄弟俩的账。如果有人拖欠他几双——比如说——两双以上靴子的价款，竟心安理得地确信自己还是他的主顾，所以走进他的店铺，把自己的脚伸到那蓝色铁架眼镜底下，那就未免有点儿太不应该了。

7. 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的本质缝到靴子里去了。

8. 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地像走进教堂那样。来客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儿，可以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楼梯口往下边张望——楼梯口是黑洞洞的，同时透出沁人脾胃的皮革气味。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趿拉着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的踢踏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上卷起，眼睛眨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9.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

10.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

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弟弟。”

11.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的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事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

12.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13.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14.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15. “对不起，他响了。”

16.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17. “我想没有吧。”

18.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19.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20.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像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伤心情。

21.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

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工钱。”

22.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定货，但没有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23.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24.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25. “这里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惟一的一次。

26. “他们把一切垄断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们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满是褶皱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27. 我尽一切可能向他说明我买这双倒霉靴子时的情况。但是他的面孔和声调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结果在以后几分钟里，我定了许多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经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想起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28.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了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拉着木皮拖鞋的踢踏声。

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29. “你是不是——先生？”

30. “啊！格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晓得，你的靴子实在太解释了！看，这双还很像样的呢！”我把脚向他伸过去。他看了看这双靴子。

31. “是的，”他说，“人好像不要结实靴子了。”

32. 为了避开他的带责备的眼光和语调，我赶紧接着说：“你的店铺怎么啦？”

33. 他安静地回答说：“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

34. 虽然我只需两双，我却向他定做了三双；我很快就离开了那里。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以为他的心里把握看成对他存坏意的一分子；也许不一定跟他本人作对，而是跟他的靴子理想作对。我想，人们是不喜欢那样的感觉的；因为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他的店铺里去；我记得，我去看他时，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呵！怎么啦，我撇不开这位老人——所以我就去了！也许会看到他的哥哥呢！”

35. 因为我晓得，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至于责备我。

36.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37.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38.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看我。

39.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40.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本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到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41.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42. 我定做了几双靴子。过了很久，靴子才送到——但是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

结实，简直穿不坏。不久以后，我到国外去了一趟。

43. 过了一年多，我才又回到伦敦。我所去的第一个店铺就是我的老朋友的店铺。我离去时，他是个六十岁的人，我回来时，他仿佛已经七十五岁了，显得衰老、瘦弱，不断地发抖，这一次，他起先真的不认识我了。

44.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心里有些烦闷，“你做的靴子好极啦！看，我在国外时差不多一直穿着这双靴子的；连一半也没有穿坏呀，是不是？”

45. 他细看我这双俄国皮靴，看了很久，脸上似乎恢复了镇静的气色。他把手放在我的靴面上说：

46. “这里还合脚吗？我记得，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双靴子做好。”

47. 我向他确切地说明：那双靴子非常合脚。

48. “你要做靴子吗？”他说，“我很快就可以做好；现在我的生意很清淡。”

49. 我回答说：“劳神，劳神！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

50. “我可以做时新的式样。你的脚恐怕长大了吧。”他非常迟缓地照我的脚形画了样子，又摸摸我的脚趾，只有一次抬头看着我说：

51. “我哥哥死掉了，我告诉过你没有？”

52. 他变得衰老极了，看了实在叫人难过；我真高兴离开他。

53. 我对这几双靴子并不存什么指望，但有一天晚上靴子送到了。我打开包裹，把四双靴子排成一排；然后，一双一双地试穿这几双靴子。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论在式样或尺寸上，在加工或皮革质量上，这些靴子都是他给我做过的最好的靴子。在那双城里散步穿的靴口里，我发现了他的帐单。单上所开的价钱与过去的完全一样，但我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在四季结账日以前把帐单开来的。我飞快地跑下楼去，填好一张支票，而且马上亲自把支票寄了出去。

54.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

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筒马靴。

55.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56. “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道。

57. 他诧异地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

58.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59.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60. “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61.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

62. “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63. “慈悲的上帝啊！”

64. “慢性饥饿，医生是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定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愿意代他说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比他更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65. “但是饿死——”

66.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他从不让自己友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67.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 指南录后序<sup>①</sup>

文天祥

1278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sup>②</sup>右丞相兼枢密使<sup>③</sup>，都督<sup>④</sup>诸路<sup>⑤</sup>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sup>⑥</sup>，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sup>⑦</sup>、大夫、士萃<sup>⑧</sup>于左丞相府<sup>⑨</sup>，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sup>⑩</sup>，北邀当国者<sup>⑪</sup>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sup>⑫</sup>。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sup>⑬</sup>。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覘<sup>⑭</sup>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sup>⑮</sup>，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sup>⑯</sup>。

① [选自《文山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十三。《指南录》，文天祥诗集。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军进逼南宋首都临安，文天祥赴元营谈判，被扣押，后乘隙逃归。他把出使被扣和逃归途中所写的诗结集，取集中《渡扬子江》“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句意，命名为“指南录”。]作者写这篇序之前，已经为诗集写了《自序》，故本篇称为“后序”。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庐陵(今属江西吉安)人，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曾任刑部郎官、赣州知州等职。元军东下后，组织义军抗元。德祐二年任右丞相。端宗景炎三年(1278)被俘不屈，囚系大都。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283年1月9日)被害。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

② [除]授官。意思是除去旧职，授予新职。③ [枢密使]枢密院长官，掌管国家兵权。④ [都督]统率。⑤ [路]宋代地方行政区域名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⑥ [北兵已迫修门外]元兵已近逼临安城外。北兵，指元兵。下文都以“北”代“元”。修门，原指楚国郢都的城门，后来代指国都城门。⑦ [缙(jìn)绅]也作“搢绅”，指古代缙笏(将笏插于腰带)、垂绅(垂着衣带)的人，即士大夫。缙，同“搢”，插。绅，大带。⑧ [萃]聚集。⑨ [左丞相府]左丞相吴坚(后降元)的府邸。⑩ [会使辙交驰]适逢双方使者往来频繁。会，适逢。辙，车迹，这里指使臣的车子。⑪ [当国者]主持国事的人。⑫ [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shū)祸]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纾，解除。⑬ [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估计元人也是可以用言语打动的。意，估计。以口舌动，用言辞打动。⑭ [覘(chān)]窥视。⑮ [辞相印不拜]不接受丞相的印信，不就职。不拜，不接受任命。⑯ [以资政殿学士行]用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资政殿学士，宋代的荣誉官衔，皇帝的顾问，宰相去职后多担任此职。



2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sup>①</sup>，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sup>②</sup>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sup>③</sup>，贾余庆献谄于后<sup>④</sup>，予羁縻<sup>⑤</sup>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sup>⑥</sup>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sup>⑦</sup>失信，数<sup>⑧</sup>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sup>⑨</sup>。北虽貌敬<sup>⑩</sup>，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sup>⑪</sup>，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3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sup>⑫</sup>，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sup>⑬</sup>。予分当引决<sup>⑭</sup>，然而隐忍以行<sup>⑮</sup>。昔人云：“将以有为也。”<sup>⑯</sup>

4 至京口<sup>⑰</sup>，得间奔真州<sup>⑱</sup>，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阍<sup>⑲</sup>，约以连兵大举。中兴<sup>⑳</sup>机会，庶几<sup>㉑</sup>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sup>㉒</sup>。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sup>㉓</sup>，草行<sup>㉔</sup>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sup>㉕</sup>。穷饿无聊<sup>㉖</sup>，追购<sup>㉗</sup>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sup>㉘</sup>。已而得舟，避渚

彼节者有问/中间前例之有/又何问焉/

问字另注之次所旁丛祠中

① [抗辞慷慨] 陈辞不屈，意气激昂。抗辞，抗辩。慷慨，意气激昂。② [遽] 立刻。

③ [吕师孟构恶于前] 指吕师孟与自己有夙怨，先在元人面前说我的坏话。兵部侍郎吕师孟是叛将吕文焕之侄。文天祥曾上疏要求诛杀叛贼，与吕师孟结怨。德祐元年(1275)，吕师孟出使元军时投降。构恶，挑拨，陷害。④ [贾余庆献谄于后] 贾余庆以同签书枢密院事、知临安府的身份与文天祥一同赴元军营，但是暗中与元军商议投降，并唆使元人扣押文天祥。献谄，讨好。⑤ [羁縻] 软禁，扣押。⑥ [度(duó)] 揣度，估量。⑦ [诟(gòu)虏帅] 责骂元军的统帅。虏帅，指元军的统帅、丞相伯颜。下文的“诋(dǐ)大酋”也指这件事。⑧ [数(shǔ)] 列举罪状。⑨ [利害] 指个人的安危。⑩ [貌敬] 表面上表示尊敬。⑪ [二贵酋名曰“馆伴”] 二贵酋，指元军的高级官员蒙古岱、索多。馆伴，在宾馆招待使者的官员。⑫ [以祈请使诣北] 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⑬ [目] 列，名单。⑭ [分(fèn)当引决] 理当自杀。分当，本当，理当。⑮ [隐忍以行] 含垢忍辱地前往。⑯ [昔人云：“将以有为也。”] 古人说：“将以此有所作为。”昔人指唐人南霁云。安史之乱中，南霁云与张巡等同守睢阳，城破被俘，叛军命他投降，他不回答。此时张巡呼他共同赴死，他笑道：“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不屈遇害。事见韩愈《张中丞传后叙》。⑰ [京口] 今江苏镇江。⑱ [得间(jiàn)奔真州] 找机会逃往真州。真州，今江苏仪征。⑲ [东西二阍(kǔn)] 指淮东和淮西两个制置使(主管军务的大臣)。淮东制置使是李庭芝，淮西制置使是夏贵。宋恭帝降元后，李庭芝死守扬州，兵败遇害。阍，统兵在外的将帅。⑳ [中兴] 国家由衰落而复兴。㉑ [庶几] 差不多。㉒ [维扬帅下逐客之令] 维扬统帅(即李庭芝)下逐客的命令。文天祥逃到真州时，扬州谣传元军派一个丞相来真州劝降。李庭芝信以为真，命苗再成杀文天祥。苗不忍下手，骗文天祥出城，出示李庭芝命令杀他的公文，让他留在城外。后见文天祥不像来劝降，就派人领他赴扬州。文天祥到扬州城外，听守门人说制置司正下令追捕他，只得改变姓名逃走。维扬，今江苏扬州。㉓ [诡踪迹] 隐蔽行踪。㉔ [草行] 在荒草间行进。指走小路。㉕ [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 当时淮东路只有真州、扬州、高邮等城池有宋军守卫，其他交通要道皆被元军控制，所以文天祥有此经历。相出没，指时时与元军互相遭遇。长淮，指当时的淮东路，相当于今江苏中部一带。㉖ [无聊] 没有依靠。㉗ [追购] 这里指元军悬赏捕捉。购，重金收买。㉘ [号呼靡及] 意思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洲<sup>①</sup>，出北海<sup>②</sup>，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sup>③</sup>，展转四明、天台<sup>④</sup>，以至于永嘉<sup>⑤</sup>。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sup>⑥</sup>！诋<sup>⑦</sup>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sup>⑧</sup>，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sup>⑨</sup>，几自刭<sup>⑩</sup>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sup>⑪</sup>，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sup>⑫</sup>，竟使遇哨<sup>⑬</sup>，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sup>⑭</sup>，殆例送死<sup>⑮</sup>；坐桂公塘土围<sup>⑯</sup>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sup>⑰</sup>；夜趋高邮<sup>⑱</sup>，迷失道，几陷死<sup>⑲</sup>；质明<sup>⑳</sup>，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sup>㉑</sup>，几以捕系<sup>㉒</sup>死；行城子河<sup>㉓</sup>，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sup>㉔</sup>死；至海陵<sup>㉕</sup>，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sup>㉖</sup>，凡三百里，北与寇<sup>㉗</sup>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sup>㉘</sup>，几以不纳<sup>㉙</sup>死；以小舟涉鲸波<sup>㉚</sup>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sup>㉛</sup>。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sup>㉜</sup>，非人世所堪<sup>㉝</sup>。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sup>㉞</sup>。使北营，留北关外<sup>㉟</sup>，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sup>㊱</sup>，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

① [渚洲] 指长江中的沙洲。 ② [北海] 指长江口以北的海面。 ③ [苏州洋] 指长江口外偏南的海面，约在今上海附近。 ④ [四明、天台] 四明，今浙江宁波。天台，今浙江天台。

⑤ [永嘉] 今浙江温州。 ⑥ [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 我濒临死亡的情况不知有多少次。

⑦ [诋] 辱骂。 ⑧ [曲直] 是非。 ⑨ [不测] 意外，意想不到的事。 ⑩ [自刭] 自杀。

⑪ [物色] 访求，这里是盘查的意思。 ⑫ [瓜洲扬子桥] 瓜洲，在今江苏扬州城南长江之滨。扬子桥，即扬子津，在今扬州城南。 ⑬ [竟使遇哨] 假使碰上敌人的哨兵。 ⑭ [不由] 不能自主。 ⑮ [殆例送死] 几乎等于送死。殆，接近于。例，类于，等于。 ⑯ [桂公塘土围] 桂公塘，小丘名，在扬州城外。土围，指原有的民房已无屋顶，仅存土围墙。 ⑰ [几为巡徼(jiào)所陵迫死] 几乎被巡查的军官凌侮逼迫而死。陵，同“凌”，欺侮。 ⑱ [高邮] 今江苏高邮。 ⑲ [陷死] 陷没而死。 ⑳ [质明] 天刚亮的时候。 ㉑ [制府檄下] 制置司官署的通缉公文发下。这里指李庭芝发出的追捕令。 ㉒ [捕系] 捕捉。 ㉓ [城子河] 在今江苏高邮东南。下文的“高沙”在高邮西南。 ㉔ [邂逅] 不期而遇。 ㉕ [海陵] 今江苏泰州。 ㉖ [道海安、如皋] 取道海安、如皋。海安、如皋，今江苏海安、如皋。 ㉗ [寇] 指土匪。 ㉘ [通州] 今江苏南通。

㉙ [不纳] 不接受，不准进入。 ㉚ [鲸波] 巨浪。 ㉛ [死生，昼夜事也] 死生是早晚间的事情，意思是随时都有死的可能。 ㉜ [层见错出] 层叠交错地出现，不断地发生。见，同“现”。 ㉝ [非人世所堪] 不是人世间所能忍受的。 ㉞ [手自抄录] 亲手抄录。 ㉟ [北关外] 指临安北门外。文天祥所赴元军兵营的地点。 ㊱ [毗(pí)陵] 今江苏常州。

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sup>①</sup>读之，悲<sup>②</sup>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为？所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sup>③</sup>；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sup>④</sup>。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sup>⑤</sup>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sup>⑥</sup>，以为前驱，雪九庙<sup>⑦</sup>之耻，复高祖<sup>⑧</sup>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sup>⑨</sup>，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sup>⑩</sup>。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sup>⑪</sup>，予虽浩然无所愧怍<sup>⑫</sup>，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sup>⑬</sup>！诚不自意返吾衣冠<sup>⑭</sup>，重见日月<sup>⑮</sup>，使旦夕<sup>⑯</sup>得正丘首<sup>⑰</sup>，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8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sup>⑱</sup>，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指南录》。//

说明写作情况和作集目的，并从当时社会的君臣父子伦理来阐述自己的报国之心

《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之。

① [来者] 后世的人。 ② [悲] 思念，同情。 ③ [主辱，臣死有余僇(lù)] 国君受到污辱，臣子即使死了也有罪过(而我现在还没能死成)。僇，同“戮”，罪。 ④ [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 用父母赐予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而我已经历了许多危险)。殆，危险。 ⑤ [厉鬼] 凶恶的鬼。厉，恶鬼。 ⑥ [修我戈矛，从王于师] 整治我的武器，跟从君王投身军旅。这两句语出《诗经·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⑦ [九庙] 古代皇帝立九庙祭祀先帝。这里指国家社稷。 ⑧ [高祖] 宋朝的开国君主，指宋太祖赵匡胤。 ⑨ [誓不与贼俱生……死而后已] 语出诸葛亮《后出师表》：“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敬谨的样子。 ⑩ [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 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我的死地。指无论死于何处，都死得其所，没有遗憾。 ⑪ [使予委骨于草莽] 如果我的尸骨抛弃在荒草丛中。 ⑫ [浩然无所愧怍(zuò)] 正大光明问心无愧。 ⑬ [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 但在君王和父母的面前无法文饰自己的过错，国君和父母会怎么讲我呢！微，无，没有。文，文饰。 ⑭ [诚不自意返吾衣冠] 指自己实在没有料到能回到宋朝。衣冠，指汉人的服装。 ⑮ [日月] 指皇帝、皇后。 ⑯ [旦夕] 早晚，比喻时间短暂。 ⑰ [正丘首] 古代传说，狐狸在洞外死去时，一定会把头朝着它洞穴所在的土丘，表示对自己巢穴的依恋。后多用“正丘首”表示死于故乡或故国。 ⑱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 这一年夏季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宋端宗赵昺(shì)于1276年夏五月即位，改元景炎。



## 译文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统率全国各路兵马。当时元兵已经逼近都城北门外，交战、防守、转移都来不及做了。满朝大小官员会集在左丞相吴坚家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适逢双方使者的车辆往来频繁，元军邀约宋朝主持国事的人前去相见，大家认为我去一趟就可以解除祸患。国事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顾惜自己了；估计元方也许可以用言词打动。当初，使者奉命往来，并没有被扣留在北方的，我就更想察看一下元方的虚实，回来谋求救国的计策。于是，辞去右丞相职位，第二天，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前往。

刚到元营时，据理抗争，言词激昂慷慨，元军上下都很惊慌震动，他们也未敢立即轻视我国。可不幸的是，吕师孟早就同我结怨，贾余庆又紧跟着媚敌献计，于是我被拘留不能回国，国事就不可收拾了。我揣度不能脱身，就径直上前痛骂元军统帅不守信用，列举吕师孟叔侄的叛国行径，只要求死，不再考虑个人的利害。元军虽然表面尊敬，其实却很愤怒，两个重要头目名义上是到宾馆来陪伴，夜晚就派兵包围我的住所，我就不能回国了。不久，贾余庆等以祈请使的身份到元京大都去，元军驱使我一同前往，但不列入使者的名单。我按理应当自杀，然而仍然含恨忍辱地前去。正如古人所说：“将要有所作为啊！”

到了京口，得到机会逃奔到真州，我立即把元方的虚实情况告诉淮东、淮西两位制置使，相约他们联兵讨元。复兴宋朝的机会，大概就在此一举了。留住了两天，驻守维扬的统帅竟下了逐客令。不得已，我只能改变姓名，隐蔽踪迹，奔走草野，宿于露天，日日为躲避元军的骑兵出没在淮河一带。困窘饥饿，无依无靠，元军悬赏追捕得又很紧急，天高地远，号呼不应。后来得到一条船，避开元军占据的沙洲，逃出江口以北的海面，然后渡过扬子江口，进入苏州洋，辗转在四明、天台等地，最后到达永嘉。

唉！我到达死亡的境地不知有多少次了！痛骂元军统帅该当死；辱骂叛国贼该当

死；与元军头目相处二十天，争论是非曲直，多次该当死；离开京口，带着匕首以防意外，几次想要自杀死；经过元军兵舰停泊的地方十多里，被巡逻船只搜寻，几乎投江喂鱼而死；真州守将把我逐出城门外，几乎彷徨而死；到扬州，路过瓜洲扬子桥，假使遇上元军哨兵，也不会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几乎等于送死；坐在桂公塘的土围中，元军数千骑兵从门前经过，几乎落到敌人手中而死；在贾家庄几乎被巡察兵凌辱逼迫死；夜晚奔向高邮，迷失道路，几乎陷入沼泽而死；天亮时，到竹林中躲避哨兵，巡逻的骑兵有好几十，几乎无处逃避而死；到了高邮，制置使官署的通缉令下达，几乎被捕而死；经过城子河，在乱尸中出入，我乘的船和敌方哨船一前一后行进，几乎不期而遇被杀死；到海陵，往高沙，常担心无罪而死；经过海安、如皋，总计三百里，元兵与盗贼往来其间，没有一天不可能死；到通州，几乎由于不被收留而死；靠了一条小船渡过惊涛骇浪，实在是没有办法，对于死本已置之度外了！唉！死和生，不过是昼夜之间的事罢了，死就死了，可是像我这样境界险恶，危难层迭交错涌现，实在不是世间的人所能忍受的。痛苦过去以后，再去追思当时的痛苦，那是何等的悲痛啊！

我在患难中，有时用诗记述个人的遭遇，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底稿，不忍心废弃，在逃亡路上亲手抄录。现在将出使元营，被扣留在北门外的，作为一卷；从北门外出发，经过吴门、毗陵，渡过瓜洲，又回到京口的，作为一卷；逃出京口，奔往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的，作为一卷；从海路到永嘉、来三山的，作为一卷。我将把这诗稿收藏在家中，使后来的人读了它，为我的志向而悲叹。

唉！我能死里逃生算是幸运了，可幸运地活下来要干什么呢？要求做一个忠臣，国君受到侮辱，做臣子的即使死了也还是有罪的；要求做一个孝子，用父母留给自己的身体去冒险，即使死了也有罪责。将向国君请罪，国君不答应；向母亲请罪，母亲不答应；我只好向祖先的坟墓请罪。人活着不能拯救国难，死后还要变成恶鬼去杀贼，这就是义；依靠上天的神灵、祖宗的福泽，修整武备，跟随国君出征，做为先锋，洗

雪朝廷的耻辱，恢复开国皇帝的事业，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誓不与贼共存”，“恭敬谨慎地竭尽全力，直到死了方休”，这也是义。唉！像我这样的人，将是无处不是可以死的地方了。以前，假使我把尸骨抛在荒野里，我虽然正大光明问心无愧，但也不能掩饰自己对国君、对父母的过错，国君和父母又将会怎么讲我呢？实在料不到我终于返回宋朝，重整衣冠，又见到皇帝，即使立刻死在故国的土地上，我还有什么遗憾呢！还有什么遗憾呢！

这一年夏天五月，改年号为景炎，庐陵文天祥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诗集名《指南录》。

# 五人墓碑记<sup>①</sup>

3. 见利忘义

4. 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也，舍生而取义者也

①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sup>②</sup>之被逮，<sup>dài</sup>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sup>③</sup>，即除逆阉<sup>④</sup>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sup>⑤</sup>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②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sup>⑥</sup>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尔。③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sup>⑦</sup>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sup>⑧</sup>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sup>⑨</sup>，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sup>⑩</sup>三月之望<sup>⑪</sup>。③吾社之行为士先者<sup>⑫</sup>，为之声义<sup>⑬</sup>，斂<sup>⑭</sup>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缙骑<sup>⑮</sup>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扶而仆之<sup>⑯</sup>。是时以大中丞抚吴<sup>⑰</sup>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④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sup>⑱</sup>，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sup>⑲</sup>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sup>⑳</sup>

居苏州

① 选自清黄宗羲编《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卷四百五十七。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崇祯四年（1631）进士，天启年间曾在家乡组织“应社”，崇祯时组织“复社”，批评朝政。有《七录斋集》。

② [蓼(liǎo)洲周公] 周顺昌（1584—1626），字景文，号蓼洲，江苏苏州人，曾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等官，后辞官归家。天启六年（1626）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③ [当道] 即当权者，指当地的行政长官。④ [逆阉(yān)] 指宦官魏忠贤。阉，对宦官的鄙称。魏忠贤（1568—1627），明熹宗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兼管东厂（特务机关），专断朝政，残酷镇压异己，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崇祯即位，魏忠贤被黜，畏罪自杀。魏忠贤当权时，许多地方都建有他的生祠；他被黜后，这些生祠也都被废毁。⑤ [旌] 表扬。⑥ [墓] 筑墓。

⑦ [湮(yān)没] 埋没。⑧ [草野] 乡间，民间。⑨ [皦皦(jiǎojiǎo)] 同“皎皎”，明亮的样子。这里指名声显赫，与上文“湮没”相对，意为仍被人们所纪念和传颂。⑩ [丙寅三月之望] 明熹宗天启六年三月十五日。望，农历每月的十五日。⑪ [吾社之行为士先者] 吾社，这里指作者和郡中名士倡导建立的“应社”。[行为士先，品行成为读书人的榜样] ⑫ [声义] 伸张正义。

⑬ [斂(zī)] 同“资”，钱财。⑭ [缙骑(tí jì)] 本指古代高官的前导和侍从，这里指明代专门从事侦查、逮捕人犯的马队。缙，橘红色，指这些吏役制服的颜色。⑮ [扶(chì)而仆之] 把他们打倒在地。扶，笞打，鞭打。⑯ [以大中丞抚吴] 以大中丞的身份巡抚苏州一带。抚，巡抚，当时省一级的行政长官，这里用作动词，意思是抚慰。吴，指江苏苏州一带。⑰ [呵] 责骂。⑱ [溷(hùn)藩] 厕所。⑲ [请] 申告。

于朝，按<sup>①</sup>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僇然<sup>②</sup>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sup>③</sup>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sup>④</sup>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sup>⑤</sup>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sup>⑥</sup>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发<sup>⑦</sup>曷故哉？且矫诏<sup>⑧</sup>纷出，钩党<sup>⑨</sup>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sup>⑩</sup>；大阉亦逡巡<sup>⑪</sup>畏义，非常之谋<sup>⑫</sup>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sup>⑬</sup>，不可谓非五人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sup>⑭</sup>，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sup>⑮</sup>，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sup>⑯</sup>，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sup>⑰</sup>于朝廷，赠谥褒美<sup>⑱</sup>，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sup>⑲</sup>，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sup>⑳</sup>，以老于户牖<sup>㉑</sup>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sup>㉒</sup>之，安能屈<sup>㉓</sup>豪杰之流，扼腕<sup>㉔</sup>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sup>㉕</sup>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sup>㉖</sup>之有重于社稷也。

学生马瑞宇

- ① [按] 追究，查办。 ② [僇(lěi)然] 并合在一起的样子。僇，捆缚。 ③ [詈(nì)] 斥骂。 ④ [函] 匣子，这里是用棺材收殓的意思。 ⑤ [编伍] 指平民。古代编制平民户口，五家为一“伍”。 ⑥ [矫诏] 假托君命颁发的诏令。 ⑦ [钩党] 被指为有牵连的同党。这里特指东林党人。 ⑧ [株治] 株连惩治。 ⑨ [逡(qūn)巡] 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⑩ [非常之谋] 非同寻常的阴谋。指篡夺帝位。 ⑪ [待圣人之出而投缳(huán)道路] 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被黜遣归，半路畏罪自杀。圣人，指崇祯帝。投缳，自缢。缳，绳圈，绞索。 ⑫ [抵罪] 因犯罪而受相应的惩罚。 ⑬ [剪发杜门] 除削发为僧之外，古代男子皆留长发，“剪发”含有自绝于社会之意。杜门，塞住门，不与外界交往。 ⑭ [辱人贱行] 可耻的人格，下贱的品行。 ⑮ [暴(pù)] 显露。 ⑯ [赠谥(shì)褒美] 指崇祯帝追赠周顺昌“忠介”的谥号。赠，追授死者官位。谥，谥号，褒贬死去的帝王或高官的称号。 ⑰ [加其土封] 增修他们的坟墓。 ⑱ [首领] 头颅，借指性命。 ⑲ [户牖(yǒu)] 指家中。户，门。牖，窗。 ⑳ [隶使] 当作奴仆驱使。隶，名词用作状语，像对待奴仆那样。 ㉑ [屈] 使屈身，倾倒。 ㉒ [扼腕] 用手握腕，表示情绪激动、振奋或惋惜。 ㉓ [石] 这里指墓碑。当时虽已为五人之墓立了墓碑，但并未镌刻其事迹、功业，所以说“徒有其石”。 ㉔ [匹夫] 指平民，这里指五义士。



# 译文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

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